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之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經籍門

書類

書序之難信 三條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時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書序無證據。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小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作 文公文集

書序於孔子

陸曰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令古史所記孔子刪録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鼂錯是曰今文尚者

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

序釋文

辨孔子序書獨詳

六經成於孔子者四其書獨載五代之遺言尤詳於他經雖遭秦火之餘所亡者幾半而其僅存者猶以厭觀古昔如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皐陶大禹之謨伊尹周公之事張兵息民之本立賢任相之方以至君臣之優劣政事之繁簡風俗之厚薄辭旨之淵深熟閱而審思之莫不畢見於此故學者欲觀帝王之迹在書為最備焉

序書義例不同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書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陶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舊作九共九篇槀飫

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與大禹謨皐陶謨益稷謨夏社疑至臣
扈伊訓建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
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
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其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
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古文傳於伏生

孔曰儒林傳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既以教於齊魯之間

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辨書非伏生改易

書學不同，非伏生之由也 衛敬仲曰晁錯受書於生生使其女傳之

辭音難曉錯不識者千二三僅以其意點定而已而余以為非生之由何也蓋古人傳授點定大義則意見義通無俟乎訓詁之末也生當煨燼之餘授書扵人其所誦者傳之其所志者闕之扵大義既末有害而盤誥聱牙自是書之本體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扵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誥有艱深焉則其書之所以艱深非辭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實也

今文讀扵安國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其餘篇蓋尚書滋多扵是矣遭巫蠱未立扵學官本傳

諸儒不見孔傳

孔曰按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扵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

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外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外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故藝文志劉向別録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劉向作別録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

鄭玄不見古文

孔曰鄭玄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

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
見在而云云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

科斗定為隸古

孔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失是古人所
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以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
古文經秦不用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
考論古文之義定其可知者之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
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不徒伏生書內而
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
曰隸古孔氏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蒼頡舊體孔子壁中書也

隸古不行於世

歐陽曰聿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秦序其作意
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為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漢興之際失其所
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綴合三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

皆學之㝍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巳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隷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之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傳亡其舜典至梅頤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李明不喜隷古更以今文行于世 文 盧陵

穎達得罪於經

或曰安國之傳穎達之正義其有功於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而無失乎否也曰二子之於書其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嶽為四人以傳說扳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於引讖諱之書以亂經也讖諱之書出於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及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讖諱為可信也就二子而較之穎達得罪於經多矣

何以獨名為書

正義曰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與諸經

書何人加尚字

正義曰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似伏生指觧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辨鄭玄謂孔子所加

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夫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賛曰孔子及尊而命之曰尚書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

辨安國信伏生所加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

尚書名義不同

孔曰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存言以聲章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旋機鈐云書者舒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之得彰著也

尚書體例有十

正義曰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臯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

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名隨事而言也

辨立篇名無體例

益稷以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録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達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失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以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誥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公上告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體例隨便為文

尚書篇數存七

書始百篇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祀而攷之虞之書存者有二典三謨是

也其亡者十有一舊作九共槀飫是也夏之書存者有四禹貢甘誓五
子之歌胤征是也其亡者不得而知也商之書存者十有七湯誓仲虺
之誥湯誥伊尹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説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是也故亡者有二十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
居沃丁咸乂伊陟顧命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周之書存者三十有二
太誓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康誥梓材召誥洛誥多
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
景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其亡者有八分器旅巢命歸禾嘉
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氏之命亳姑是也又其一則夫子之序也今以
亡失之三十九篇而合見存之五十九篇是百篇之中猶有二篇之不
可見也孔安國嘗以典謨訓誥誓命之六體而盡此五十八篇之例至
穎達則廣其説加貢歌征範而為十是果得以盡其體乎余切以謂安
國之説固失之疎畧而穎達雖若有得然不著其義用又未為全得也

孔曰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傳授傳注之作

孔曰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室末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総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經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暨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

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與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今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詁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從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而岩過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

辨傳義有力於書

伏生以書教授齊魯之間後傳而為歐陽大小夏侯之三家漢世立之學官是以謂今文書也然其偽妄甚多不可據信唯安國之書得於孔壁是古文舊典也安國為傳既成而值巫蠱之事不克立之學官止傳人間亦不彰著故趙岐杜預注解左氏孟子所引皆云逸書彼實見今文而不見孔傳爾逮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得而獻于朝孔傳因以大顯至唐傳孔穎達為正義以翼之而孔傳益詳明

可攷前代遺文得傳至今者非二子之力哉

堯舜禹湯名諡

陳曰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為諡其説皆無據觀大禹謨序言大禹皐陶益稷則皐陶益稷皆名也觀師錫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来禹又曰咨禹曰棄曰契曰皐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堯舜不得不為名也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唯論語曰予小子履説者謂履為湯名履為名則湯非名矣説者又謂湯名天乙將為王改名履又曰名履字天乙此皆不可知不可知者姑請缺之其可知者據書而言則舜禹宜為名舜禹既為名是堯亦名也典者常也經者法也言其辭則雅正言其體則簡要與謨訓誥誓命不同矣

虞夏之書同

孔曰按馬融鄭玄王肅别録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按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賛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

左氏以虞書為夏

正義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嘗於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商末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

虞書

堯典屬為虞書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辨二典若出一體

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然後有堯之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典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

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夫禹皐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也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夏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遂曰商書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遂曰周書如此則名代遷易而言不順矣宜乎孔子正舜典而下十有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載堯受終之事孔子序堯典亦曰遜下虞舜序舜典亦曰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體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無嫌也一因一華聖人無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

堯德兼言文思

孔曰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惠兼於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

行事故矣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

舜德止言聰明

孔曰舜典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

羲和重黎之後

正義曰顓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二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

羲和象中星定四時

正義曰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家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乎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

目更別序之堯命羲仲居嵎夷之地主東方耕作之事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又重命羲叔居南方與東交主南方化育之事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又分命和仲居昧寘之谷主西方成物之事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又重命和叔居幽都之地治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以此氣曆告時受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助皆廣也

寅賓寅餞之別

孔曰寅敬釋詁云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遺行飲酒謂之餞為遺也導者引前之言遺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遺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遺入日也

帝堯舉舜之意

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而禪之而迅四嶽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卒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舉於側陋上下交懷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觧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辨試舜欲服人心

陳曰堯舜之相知不在於言語物色之間而其舉舜也考之以四嶽觀之以二女又試之以諸難是何知舜之心由有未盡乎古者爵人於朝猶曰與衆共之況舉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服天下之心則安得天下無異哉

舜典紀事不相屬

按堯典命鯀以治水而其功不成舜遂殛鯀而以禹代之當舜攝位之初巡行四方各至乎方嶽之下使是時洪水未平則其禮豈可得而講

若巡狩之禮講於洪水既平之後則鯀之死蓋已久矣今作書者於舜典受終文祖之後先言其朝諸侯考制度肇十有二州十有二山濬川然後及於欽恤用刑之事而以誅四凶之事繼之何其所紀舜事之先後乃如是之不相屬乎此其可疑者也

命官脫簡重出

舜之命九官也各相遜於朝命禹則遜于稷契臯陶命夷則遜于夔龍命益則遜于朱虎熊羆命垂則遜于殳斨伯與若棄若契若臯陶若龍皆未嘗言已之功獨命夔典樂而夔則自言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効乃與上文不類及讀益稷篇則又有此文載於其間豈有脫簡之重出乎此其可疑者也

協時月同律度

正義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

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曰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均同之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

舜五載一巡守

陳曰前言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北巡守非謂之徧歷四嶽也但五歲之間以一巡守為率爾

舜命官或遜或否

觀舜命伯禹伯夷蓋出於咨四嶽而後衆舉之命垂命益蓋出於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而後衆人舉之衆舉而後命之故四人者不可不遜以盡其禮也蓋大臣之事君也非其君之心素許之則不屑屑而就故也至於命稷契皐陶夔然皆出於舜意而不出於疇咨豈非五臣任使

之方舜嘗素熟於胸中故自任之事而無疑焉五臣受之而不必遜可
也

舜咨二十二人

自詢于四嶽十有三牧與夫九官之命則所咨者凡二十有五人及總
其人而戒敕之乃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或謂四嶽為一人併九官十二
牧則為二十有二也然堯典有咨四嶽之文而僉曰為對是豈可指四
嶽為一人哉或謂稷契皐陶皆申命故不復敕戒之然稷契皐陶之為
申命固也四嶽十二牧亦豈非申命者哉何其又須於戒敕之數乎凡
是者皆申之而不得其說此其可疑者也

九共當為九丘

陳曰或曰九共即九丘也孔安國定隷古字不知丘字與共字類遂誤
為九共而謂孔子述職方而除九丘且職方氏周官一官之職爾周官
作之孔子如何述之要知書未有一名而九篇者一名而有九篇必其
經世之尤著者也釐理也居所以居處一方之事也○方設居方者

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曰臣者直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

疏氏以爲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得之矣

序禹謨冐先臯陶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所三篇同序○正義曰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也以此

禹謨何以加大字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觧之禹與臯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録上取堯事下録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矣

舜禹皋陶稱稽古

孔曰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皋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以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辯皋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皋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

益稷何以不稱謨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無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爾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皋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暨益暨稷之文亦非帝之與言益謨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爾以是知其舊無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暨益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辨禹益稷事出一體

陳曰二典史官勒成畧備堯舜之終始至大禹皋陶謨益稷則聖賢

為經國之遠圖雖關百聖而可行也益稷獨不得為謨者太抵禹臯
陶益稷之事皆出一體禹曰暨益奏庶鮮食又曰暨稷奏庶艱食鮮
食則事出一體可知矣

夏書

禹貢於夏書首

正義曰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
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
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
不可知也

禹貢序不言作

孔曰諸序皆言作其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
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二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
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畧之也

禹貢治水順五行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荊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舊陳五行相去遠矣

五服遠近差等

正義曰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慎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較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

綏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

辨貢文示畧外之義

禹之治水東及萊牧西及鳥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蹟遠矣至其弼成五服以王畿千五百里之要為要荒與患難之時急其憂平成之後從其便此孟子所謂以四海為壑也作禹貢者知之九州之域既載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內復明王化之所止後世不能知之夷狄覊縻皆入中國圖籍則禹貢之書又所以示王者畧外之文也

五服貢賦之差

王畿千里千里之內皆為天子治田而納其貢賦者也賦以遠近為差一差為一等自一而言之五等五百里納絰宜在五百里之下文互誤也何以言之緫者緫藁穗也秸者藁也為天子治田無止納藁秸之理說者謂并穗而納則與納緫何異乎䥴盖緫為芻秣之用秸為藁秸之說禮器管簟之安藁鞂之設則秸者施之為席也施之為籍必藁之柔

朝者大抵禾之種不一惟柔韌者可以為席則賦之其餘則否此納秸所以輕於納總也三百里納秸則去其藁而納其穗四百里則又畧穗而納粟五百里則又脫粟而納米其納愈遠其賦愈輕是以知納經納秸之簡互誤也

群書考索卷之四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經籍門

商書

湯誓何以稱王曰

孔曰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

辨作書者以王稱

陳曰湯由七十里起順四方徯后之心以伐夏救民鳴條之野不自王也孔安國謂桀為一夫而自稱王必無是理使當諸侯欲王湯耶則克夏之後諸侯自王之矣使諸侯不欲王湯則朝覲不至貢賦不

入雖還稱王亦無益也要知作書者追述之爾說者又引武王稱有道曾孫周王殊不知泰誓言予小子發至武成之書史文其言以記其成功爾

盤庚何以不言誥

正義曰盤庚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心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從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史意異耳

太甲元年之疑

程正叔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年之間太甲方立也

高宗曷任傳說

陳曰學者言治亂之應一槩之以人事而不繫於天道此固然也然不知天道人事初非異端苟能一本之以致誠則人事至而天道得矣夫高宗舉天下之政而授之版築之夫此事之所未有者也然高宗恭默致誠神交於天天有所授亦無不可况高宗之舉于甘盤遯于荒野宅于河服勞于外以同小人之後當時風俗之利病人材之賢否在高宗必能知之使傅說而不賢則已傅說而賢高宗必得其詳矣得其詳於聲聞之交而方其夢於形容之間此所以一見而置諸左右也

說命出於漢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舉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也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矣

伐黎之年不同

正義曰鄭元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邪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秉黎之
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邪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此成得
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矣

微子誥不言作

正義曰發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凡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
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收此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
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周書

泰誓非伏生所傳

孔曰按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
誓非初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而
書別録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
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
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附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

所出不復由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寔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禮記

辨遷史已得泰誓

孔曰按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云宣帝太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所出也

辨泰誓以古文為真

孔曰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班固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

武成非述作之體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王反及諸侯大集於王言發端也自王若

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

辨諸儒疑武成之非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説也孔頴逹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未訖簡篇斷絶也自漢以來豈惟頴逹疑之耶將為之疏義故説行於世也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論烏乎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繆也哉蓋亦有之矣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深究其旨寔未嘗錯誤也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與堯典舜典冏命之書體同孔氏

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且譏左氏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耶王氏則離折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繼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經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是順無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代商罪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倫世之學者惟患武成之未次及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

武成一篇之旨

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武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記史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爾至于封墓式閭散財發

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月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於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學者反復深思之理可見也

辨疑武成當如孟子

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將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流血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天錫禹為洪範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龜負書經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

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

辨洪範不本於洛書

洛書之為物果如後世所傳一六畫北二七畫南者乎則其數有位而無文禹安知其一為五行二為五事也果如先儒所傳自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乎則其書有凡而無目禹安知其五事之為視聽言貌思八政之為食貨祀司徒司空也若以為終篇皆出洛書則上天之言又不應如是之繁悉也天人交感理誠有之其所以諄諄者特誘發人之智慮所未悟爾其已知已行則未嘗及也今九疇之中所謂卜筮者伏羲已兆之所謂曆數者黃帝已發之所謂司徒司空者堯舜已官之是無待乎洛書而後禹知之也則洪範之不本於洛書審矣

洪範皇極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不可訓皇極為大中

洛書之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考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

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望極為在
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
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
於此而並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
說姑亦無問其他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
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竊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
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脩其身以為天下至
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
莫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位置
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
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以是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
極者言之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
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
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
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
謀為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抵於大戾者亦當受
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脩
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煢獨而畏
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
賤強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
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
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有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而

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脩身求福之說則已緩
不及事而其起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
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至廣
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
於彼者矜憐撫奄懇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已
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
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方
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為表而布命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一皆
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
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
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優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
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奥雅深微或非淺聞所
能窺測然試嘗以是讀之則亦以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
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
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
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
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
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則漢
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殽方
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
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
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
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耳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

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而自爲憎愛耳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爲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爲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説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

皇極爲至極 大君居中有至極之德而後能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

三曰皇極之爲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向而觀仰之者至此輻輳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無以加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爲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以

當之哉又曰人君以眇然之身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向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焉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推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文公文集

九疇次序之義

孔曰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盖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大中隨

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在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顏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

九疇以五行為首

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固不能無先後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

向歆傳洪範之非

蘇曰或曰古人言洪範又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

之論予其未之學邪何遽反之也予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為王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此非所以裁節五事也予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與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無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予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其意矣吾復何取

辨蘇論惑於劉傳

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五事正五事賴於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撿節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急於九疇何以能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何以能裁節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

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之惑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福極合為一疇

陳曰五福六極合為一疇蓋可知矣八疇皆得則五福應八疇皆失則六極應劉向以福極分應主事而五行庶徵皆以類合不知聖人立論不如是也況六極者五極之反也五福曰壽曰考終命而六極以凶短折之一極反之五福曰攸好德而六極以惡之一極反之五福曰富而六極以貧之一極反之或以一極反二福或以三極反一福若之何離而為五以配五事顛弱之極無所繫也又以皇之不極附之為六漢儒之學其病在此矣

太保何以作旅獒

武王克商通道夷蠻方物畢獻固其宜也按周禮太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然則西旅獻獒武王受之未害也旅獒何戒焉嗚呼公之意有在矣學者未之致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苟於此而不戒則四方之夷珍禽異獸莫不畢至是比知寶遠物而不知寶賢也苟不惟賢之是寶則惟物之是玩王之志將由是而喪矣太保之職其可緩耶

大誥序文不同

陳曰大誥之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黜武庚也而孔子之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夫孔子之序言三監也而獨不及武庚何耶蓋武王之立武庚非得已也立武王則武庚必叛無疑矣武王知武庚之必叛故立武庚以為商王之後以奉一代之祀而治民之事則三叔監之武庚不得而預也然則何由知之曰由堯舜之封象而知之也舜之封象於有痺也不使之有為於其國而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成王之

封武庚也亦若此而已矣故治武庚之國而納其貢賦者即三監也武庚為諸侯而三監治其國使三監不叛而武庚欲叛得乎此大誥之序言黜殷而孔子正其實以為三監叛也孔子以武庚為三監之一夫哉

武庚既為諸侯矣安得謂之三監乎

周公營洛居土中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辨大司徒論中土之非

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非在人君德政故應天心如何爾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如大司徒之說乎

周召相營洛周

孔曰召誥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見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按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

諸儒議君奭非是

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書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立政因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爾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先儒或能言之矣然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穎達曰周公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

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墮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事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人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

辨召公所以不悅

君奭一書無召公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無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之自有所不悅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公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由作也

撫萬邦巡侯甸

正義曰周之法制撫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所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虞周巡守異同

孔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邦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嶽之下如虞帝巡守然也

康王之誥分合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在天子之位群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重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作分而為二焉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穆王非荒耄之主

嘗謂夫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爲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賴股肱心膂爲之翼也其命伯冏爲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耄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

辨世儒譏穆王非是

今之世儒有讀命伯冏爲大僕正者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者而荒怠故好游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將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呂刑以告四方正見王之不怠也

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旣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穆王用夏刑之制

孔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按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

禮記以呂刑爲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急一何以征徐戎

孔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内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特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内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内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

序何以終秦誓

書之終以秦誓先儒言之不過曰美其悔過耳愚則以為仲尼所以存周也子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庶繼之明有傳而不絶也魯周之支也秦周之庶也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於秦矣文侯之命東遷之書也次之以費誓又次之秦誓聖人之意豈徒然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此意也

雜辨

書備帝王之道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尚書之難看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同上

篇意之不同八條

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得後面盤誥等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宜熟讀極好。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典謨之書須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如今榜文曉諭俗人方言俚語各自不同。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大誥一篇不可曉其意思緩而不切。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曉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當時與民說話後來追録而成並文公語録

篇意序意之說

其所言治心術身處雖為人主言然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去理會下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漢人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盡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都不如此說得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内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内制心在内禮自外作 文公經說

當求聖人之心

尚書須要攷歷代之世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攷其所以治民舜則攷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

儒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又典謨諸篇稍雅奧亦畧須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一不可解矣昔日呂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訓字之是非

非字與匪同先儒錯解作輔至今承誤惟顏師古注漢書曰非匪同嘗疑尚書解是後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然張衡亦將非錯使了。書中迪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惠迪吉從逆凶以逆對迪可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書中弗弔字只如字先儒欲訓弔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也已上並文公

遷史得罪於經

書學不明其馬遷之過歟馬遷未嘗釋書而吾獨咎之非咎其不能釋經也究其史記之作考正不精使書因是不明也蓋夫子以前載籍無

經史之殊夫子既刪定之然後經爲經史爲史經以明道史以記事經畧而史詳則世之學者引史而談經史其理也遷當焚書之後經之闕遺多矣幸而伏生孔壁之傳至于石室之書可得而考然而不能以翼經爲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尚異雖惑甚害於理者有不忍棄焉蓋自以爲史家之學貴多貴博與經異體而不知說書者皆引遷爲證則遷雖無意於惑經而經之惑實由遷致也書之序虞舜也直曰側微而已未嘗明言其族也遷獨系之以爲黃帝子孫至堯而四世至舜而八世其世數多少既已可疑而左氏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則虞氏之先又有所謂幕者矣非止八世也堯舜世系疑似難明遷遽數之至使後世謂舜爲上娶伯姑則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述四凶也多以事體相類總言之未嘗一朝俱刑之也遷述本紀以謂舜巡守歸而言於帝得流共工以變北狄放驩兜以變南蠻遷三苗以變西戎殛鯀以變東夷其所謂流放以變夷狄者既未必然而左氏曰鯀殛而禹興韓子曰堯授天下於舜共工不義舜舉兵伐之則共工之流在舜攝政之

後伯鯀之殛在舜未舉之前其時相去既遠而遷併以為一將至於鯀
世謂禹專其功而舜不能貸其父亦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言朕虞
也曰伯益而已伯益之外未嘗有人也遷既載伯益於舜紀又載柏翳
於秦紀而不知二人之本一至後世謂柏翳為女華之子謂伯益為皐
陶之子則又惑於遷之說也書之載禅位也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矣是舜不復事矣遷既書蒼梧南巡之事而不知舜之終實在
鳴條至使後世為大舜耄期之後猶違禮而遠征則又惑於遷之說也
上古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而馬遷於古疏畧
如此此吾所以正其端歟非特此也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
放君則是篡戮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事也而謂負扆君攝則是王
莽之事也文王稱王後世追稱耳而謂之命於虞芮質成之後則是梁
末亡而稱帝也召公不說體主少國疑耳而謂忌周公之為師則是李
林甫之𦙶張九齡源乾曜也以盤庚為作於小辛之世以彤日為作於
祖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王之世說

繆如此此吾之所以不得不正其端歟原遷之作史抑不爲聖經計固
不當引經翼之然遷之失不關則經不明此又吾之不得已於遷也

群書考索卷之五 畢

續

群書考索卷之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類

作詩之由　論詩之所以為歟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扵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扵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扵列國之詩則天子廵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扵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扵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扵一時而其教實被扵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扵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徳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扵言者樂而不過扵淫哀而不過扵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扵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

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文公文集）

詩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文公語錄

詩六義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制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敎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文公集註

詩之敎 以詩爲敎能使人興於善而戒於惡又入人深而見功速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

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旣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文公集注

詩之風 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文公集注

詩雅鄭不同部 夫子所以不刪桑濮之詩者欲以垂戒於後世非欲與雅樂並奏也

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

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文公經說

詩體不同變風變雅乃觀民風者存之訓戒後世不必謂三百篇皆雅樂而皆祭祀賓客之所用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而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可言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壯士有難言之者矣孔

予之稱思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猶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耶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又或出於傳記

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
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
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當薦何等之鬼神溱洧當接何等之
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
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秩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
固不無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
甚顧乃引夫滛放之鄙詞而又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
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樂與鄭衛合奏尤曰
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
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
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
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
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
若漢賦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

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而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為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嘆也嗚呼悲夫文公經說

詩序之辨

詩之小序出於漢儒非孔子子夏所作

詩序之作說著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

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
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
後人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
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
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說孤
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
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
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
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
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頒衆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
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文公詩傳

詩之傳授 詩之傳授愈久愈多異同至東萊呂氏而後衆說皆貫其義大明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
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

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辭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户無復推讓相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于温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東萊讀詩記序

詩禮樂

興於詩學之始也立於禮學之中也成於樂學之終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

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稺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文公論語集注○曰

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末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習服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體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无不可以旦暮而學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以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文公論語或問

詩樂 詩出乎志樂出乎詩志者詩之本而樂其末也不當以聲求詩

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詠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五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然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

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文公文集

詩有正變美刺

聖人著書立言蓋善惡必録有善則極其所至若桀之有惡則併其情而狀之可言者言之凡以示夫勸懲而已矣然而醜亂之迹帷幕之私言之於他書已非大雅君子之所欲說詩則非徒使人誦之而已復使人歌之非特使人歌之而已復使人舞之以其淫泆之事君子所諱聞之言不忍刪之削之而使後學習焉此後世有疑於聖人焉耳曰風雅有正變美詩之言合乎法度所謂正也刺詩之言蕩佚不法所謂變也聖人教人亦多術也純以法度教人是以縞緣素人何緣知其美雜之以可監可戒可耻可懼則以緇緣素也自非瞽矇白黑之理一見決矣

詩所以宣民情

嘗觀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袵席之私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爲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

以言其上宜若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亟諫而不許顯譏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況於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堙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嗚呼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國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遠而小民之禍邇而大而詩之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深也

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

蘇詩曰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著明者也 東萊文集

觀詩見先王之風澤深厚

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願夫以

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葢其器宏深其聲舂容其藏充實其施溥博爲和鑾委玉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惟恐不及氣息茀然者不可同年語矣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爲使我至於此極也殆有甚者今其若此亦可觀矣葢無意而攄其蘊不得已而後言仁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 山谷文

古人學詩知其大意

古人之學與後世異古人學詩知其大意而已矣章句詁訓有所未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天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學者不由章句詁訓則入於傳注之學相繼而作

詩中和之理

中之理其至矣乎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也嬰兒之生蒙然而已饑則呱呱然戲則啞啞然故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者和之失也中不自中以一故中和不自和以中故和中與和相習而莫之能名謂之道者喜而忘

喜怒而忘怒哀而忘哀樂而忘樂不以喜怒哀樂而傷其真者是中之至和之極也中則誠和則明昔者中山王聞樂而悲子琴張臨尸而歌樂非所以為悲尸非所以為歌也然則感之者真在內也故感人心者莫深於詩而蕩人心者亦莫甚於詩蕩之者過而已矣喜之過流怒之過暴哀之過傷樂之過淫聖人惡其過也是故適之以情而正之以性性通於情不情其性情止於性能性其情使天下之人雖和而不失中者性之正也凡人之情喜均則無喜怒均則無怒性其不均故喜怒生焉然天下之至異者胡越也至其歌則聞於樂其哭則同於悲聞之者非天歟故雅之二頌之三風之正變十有五皆出乎天下之自然者也大者曲而歸諸直小者怨而歸乎正深者宕淺者麥雅頌之別然爾二南王化之基也邶鄘衛商民之相變者也俗變於近而王不能正則王不王也鄭首叛也齊首霸也鄭并魏則又伯而秦其甚也是皆王之不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陳淫也檜亂也曹奢也紛紛乎益甚而益不可正苟有后稷先公之化如豳者庶乎其可也此名之先後也雖孔子

之聖亦安能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分晉與秦以一己之私定天下之誠

然哉張雷叟

群書考索卷之六 畢

續集